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四十五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陳林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黃嘉績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卷四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學校考六

幸學養老

按古者天子之視學多為養老設也雖東漢之時
猶然自漢以後養老之禮浸廢而人主之幸學者
或以講經或以釋奠蓋自為一事矣故今以二事

合爲一門云

有虞氏深衣而養老

凡養老之服皆其時王所與羣臣燕之服也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孔

穎達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死難而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

戶校年養庶人之老四代皆然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而用燕

禮庠養也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也其禮尚矣憲養

氣體而不乞言憲法也養之爲法其德行曰五帝則有斯也有善則記之爲

惇史惇史史孝厚者也

夏后氏燕衣而養老改虞制而尚黑衣裳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

西序而用饗禮

東序東膠也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在西郊

殷人縞衣而養老

殷尚白而縞衣裳

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

左學而用食禮

食音似下同

周制元衣而養老

元衣素裳

養國老於東膠

膠之言糾也

養庶老

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

貴在郊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謂之虞庠云其所謂立鄉學亦如之

兼用虞燕夏饗

殷食之禮

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

夏官羅氏

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月令仲秋天子養衰老授

凡杖行糜粥飲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凡三王養老皆引年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外饗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烹之事 酒正饗耆老

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有秩酒謂

老臣王制九

十曰有秩

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

門關出入皆有稅所

稅得者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

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財即門闢之委積死政之老
乃死國政事者之父母也

槁人若饗耆老孤子士

庶子共其食 禮運三公在朝三老在學 內則凡養

老五帝憲

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行

三王有乞言

又從之求善言可施行也

五帝

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

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惇史史孝厚者也微其禮者依違之

言求而不切也

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

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三老五更

互言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

祭義貴老爲

其近於親也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

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

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

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也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

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

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第

達乎朝廷矣

君問則席為之布席于堂上而與之言就之就其家也

天子巡守諸

侯待於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

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

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族有七十者

弗敢先

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

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齒於族故言族爾

七十者不有大故

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

致謂

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爲禮而後乃揖其所謂鄉大夫

中庸燕毛所以序齒

也

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爲坐祭時尊之也至燕親之也齒亦年也

禮書曰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

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

秋也周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
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
必遂養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
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眎學焉遂養老此養
老於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
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
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
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此

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夫貴冑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而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

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
老也若夫外饗酒正槁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
言之也鄭氏謂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
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
天下者皇氏謂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
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
老四是引戶校年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養
老一歲有七鄭氏云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

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養老凡四也文王世子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
秋頒學合聲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是
七也然則古者建國必立三鄉鄉飲酒必立三賓
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
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
年高老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故永平中拜桓
榮爲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爲三老而鄭氏以此爲

三代之制誤矣

晉亦以王祥爲五更

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

更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二之亦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饗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矣又禮記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亦誤矣養老之禮外饗掌割烹酒正共酒槁人共食羅氏共鳩方其養也必先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

羣老之席位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登
歌清廟下管象武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
而醕冕而總干則乞言憲行之養著而孝悌之化
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
曰反養老幼於東序而終之以仁此所謂一舉事
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禮言凡養老有虞氏以燕
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饗禮而服燕衣殷人以食
禮而服縞衣周人修而兼用之而服元服蓋虞氏

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趣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修而兼用之周官外饗言饗耆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耆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祭義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然元衣燕衣也燕衣非冕服及總干而舞必冕服者以舞者樂之成故特服冕以明至誠有加而無殺也冕而總干施於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

考之於詩商頌言顧予烝嘗而有鞀鼓淵淵嘒嘒
管聲小雅言以往烝嘗而有鍾鼓既戒鼓鍾送尸
則嘗有樂矣樂師饗食諸侯序其事令奏鍾鼓鍾
師凡享食奏燕樂籥師賓客享食鼓羽籥之舞則
食有樂矣其曰食嘗無樂蓋非商周之制也漢明
帝養老之禮其曰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
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
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

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祝哽在前祝噎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其養特三老五更二人而已羣老不與焉非古禮之意也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

昧爽擊鼓以召衆

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

興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聖先師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

有司卒事反命

告祭畢天子乃入

始之養也

又之養老之所

適東序釋

奠於先老

親奠之者已有所事也疏曰時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有司釋奠既畢天子乃從虞庠入

反於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故曰始之養也周立三代學又立周之大學於東謂之東膠立小學於西郊謂之虞庠天子尋常視學則於東膠中唯行養老之禮若始立學則既視學畢然後適東序養老之處親釋奠於先世之老既畢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

遂設三老五

更羣老之席位焉

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

孝弟也各以三五者取象於三辰五星天所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主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疏蔡邕以適更字為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為三人五更為五人

適

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

發咏謂以

樂納之退修之謂既迎而

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

反登歌清廟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

就席乃使工登

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

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既歌謂樂正告工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

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說合樂之所

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下管象舞大

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

象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

舞皆於堂下衆謂所合學士也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

之有神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爲用前歌後

舞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

以樂闋

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謂無算樂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

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

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末

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曰各反養老幼如王家東序之禮

王制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率教以告於大樂

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

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

注見大學考

天子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
告

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率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
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禮書曰天子視學四養老也簡不帥教也出征受
成也以訊馘告也養老必於仲春季春而簡不帥
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者無常時雖有常時其入
學也亦必養老焉

書大傳宣王問於子春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
道乎子春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

十者杖於家六十者杖於鄉七十者杖於國見君揖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君曰趣見客毋俟朝以朝乘車輻輪御爲僕送至於家而孝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杖於朝見君建杖君曰趣見毋俟朝以朝送之舍卜筮巫醫御於前祝哽祝噎以食乘車輻輪胥與就膳徹送至於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學禮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

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

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

隲與踰同謂越制成

王年十五亦入諸學觀禮布政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春氣溫養故上親夏物盛小大殊故尚齒秋物成實故貴德冬時物藏於地爲象於天半見也故尚爵

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

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

傳曰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爲臣者弗臣所以

見敬學與尊師也

後漢顯宗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養三老五更於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於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於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座

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
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
三公設几九卿正屨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醕祝哽在前祝噎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
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顯宗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
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
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

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
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乃下詔曰光武皇帝建三
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
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
車輜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
而醕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
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
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

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躬榮爵闡內侯
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
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耄恤幼孤惠
鰥寡稱朕意焉

永平八年十月臨辟雍養三老五更

三老老人知天地
人事者五更老人

知五行更
代之事

安帝以魯丕爲三老又以李充爲三老

楊統位至光祿大夫爲國三老

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八月按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泥土相雜不可飲食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

按古人養老之禮有養於鄉者所謂五十養於鄉王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於東序大司徒以保息六保萬民二曰養老是也有養於國者天子視學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執醬親饋執

爵親醕是也漢初每鄉及縣皆有三老歲首則使人存問賜以束帛酒肉或賜以爵乃古人養於鄉之意而國學養老天子親講之禮則至東漢始行之然東漢亦時有下郡縣存問養老之詔此其一也餘不悉錄

靈帝以袁逢爲三老賜以玉杖

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欲令

老人不噎也

譙周曰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天子拜城

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即答拜中興謬從鈞議後革之深得其意

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羣司行養老之禮於太學命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

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

東晉成穆孝武三帝皆以講經親詣學釋奠孝武以太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穆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太學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詔以前司徒尉元爲三老前大鴻臚卿游明根爲五更於明堂設國老位庶老位於階下皇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三老言

曰自古人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
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
三老明言銘之朕懷五更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
故詩云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願陛下念之以
濟黎庶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已
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輦一乘詔曰三老可給上
公之祿五更可食九卿之俸供養之味亦同其例

北齊制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齋於國

學皇帝進賢冠元紗袍至辟雍入總章堂列宮懸王公
以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儀武賁安車迎三
老五更於國學並進賢冠元服黑舄素帶國子生黑介
幘青衿單衣乘馬從以至皇帝釋劍執珽迎於門內三
老至門五更去門十步皆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
攝齊答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
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
三公授几杖卿正屨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羣

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向肅拜五更進珍羞食
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醢
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座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
綱皇帝虛躬請授禮畢而還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
以上賜鳩杖黃帽

有勅則給
不爲常也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賜
延年杖皇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
之間三老答拜設三老席於中楹南面太師晉國公宇

文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寇
楚國公豆盧寧升階正舄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向
有司進饌皇帝跪授醬豆親袒割牲三老食訖皇帝又
親跪授爵以醕撤去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
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理之要
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
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
又曰爲國之本存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

可失國家興廢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
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
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本言
出行隨誠宜相顧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不思不
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蝕莫不知
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禮
成而出

唐高祖武德七年幸國子學親臨釋奠

唐制仲秋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設三老座於西楹之東近北南面設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設國老三人座於三老座西俱不屬焉設衆國老座於堂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

五品以上致仕

者爲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爲庶老

天寶八載閏六月制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宜各給中男一人充侍仍任自簡擇至八

十以上依常式處分餘並如開元禮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幸國子監詔加飾祠宇及塑繪
先聖先賢先儒之像帝親製文宣王兗國公二贊

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輦將出西門
顧見講座左右言學官李覺方聚徒講書即詔覺令對
御講說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陞高座帝爲降
輦令有司張帟幕設別座詔覺講易之泰卦從臣皆列
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帝甚悅特賜帛百

足

真宗咸平二年幸國子監召學官說書賜以金帛

仁宗天聖二年幸國子監召直講兼諸王府侍講馬龜符講說賜判監馮元以下及學官器幣有差

高宗紹興十三年國學大成殿成明年國子司業高閌請幸學上從之詔畧曰偃革息民恢儒建學聲明丕闡輪奐一新爾等攄望幸之忱述諸儒之志遠繼橋門之盛願觀雲輿之臨請既方堅理宜從欲將款謁於先聖

仍備舉於舊章三月上服靴袍乘輦入監止輦於大成
殿門外入幄羣臣列班於庭上出幄升東階跪上香執
爵三祭酒再拜羣臣皆再拜上降入幄分奠從祀如常
儀尚舍先設次於崇化堂之後及堂上之中南向設御
座閣門設羣臣班於堂下如月朔視朝之儀宰輔從臣
次於中門之外上乘輦幸太學降輦於堂入次更衣講
官入就堂下講位北向執經官學生皆立於堂下東西
相向上出次升御座羣臣起居如儀乃命三公宰輔以

下升堂皆就位左右史侍立講書及執經官北面起居再拜皆命之升立於御座左右學生北面再拜分立於兩廡北上內侍進書案牙籤以經授執經官賜三公宰輔以下坐講席羣臣皆起降階東西相向立執經官降講官進前致詞乃降北面再拜左右史降乃賜茶三公以下北面再拜升各立於位後學生北面再拜分兩廡立上下皆就坐賜茶畢三公以下降階學生自兩廡降階北面再拜羣臣以次出上降座還次乘輦還宮時命

禮部侍郎秦熈執經司業高閌講易之泰遂幸養正持志二齋賜閱三品服學官遷秩諸生授官免舉賜帛有差上既奠拜注視貌像翼翼欽慕覽唐明皇及太祖真宗徽考所製贊文命有司悉取從祀諸贊皆錄以進上遂作先聖及七十二子贊冠以序文親灑宸翰以方載之五月丙辰登之綵殿備儀衛作樂命監學之臣自行宮北門迎置學宮揭之大成殿上及二廡

孝宗淳熙四年幸太學如紹興之儀命禮部侍郎李燾

執經祭酒林光朝講大學

唐開元禮

皇帝皇太子視學儀

視學前一日所司灑掃學堂之內外尚舍設大次於學堂之後守宮設皇太子次於大次之東皆隨地之宜並如常儀尚舍設御位學堂上北壁下當中南向監司設講榻於御座之西南向設執讀座於前楹間當講榻北向尚舍又設皇太子座於御座東南南向設文官三品

以上座於皇太子之南少退重行西向北上設武官三品以上座於講榻西南當文官重行東面北上設侍講座於執讀西北武官之前東向北上

其執如意者一人立於侍講之南東

面設論議座於講榻之前西階下典儀設版位皇太子於東階東南西南面執經於西階西南東面文官三品以上於皇太子東南重行西面北上武官三品以上於執經西南侍講執讀執如意等於執經之後重行東面北上學生分於文武官之後皆重行北上設典儀位於東

階之西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

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其日應從駕文武官依時刻集朝堂諸衛陳設仗衛侍中版奏外辦皇帝乘馬文武侍從並如常行幸之儀駕將至祭酒帥監官學官學生等奉迎於路左

學生青衿服

駕至大次門外降

入如常

視學

皇帝既入大次執經侍講執讀執如意等及學官各服公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謁者贊引引文武三品以上及執經以下學生等入就堂下位皇太子立於學堂門外之東西向如常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大次升自北階即御座南向坐侍臣及近侍量人從升典儀一人升就東階上西面立舍人引皇太子就位立

諸衛率庶子等量人

從入立於皇太子東南西向北上

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皇太子以下

在位者皆再拜侍中跪奏稱請勅皇太子及公王等升

坐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東階上西面稱勅皇太子及公王等升殿上典儀承傳階下贊者又承傳皇太子以下應坐者皆再拜訖通事舍人引皇太子及羣官坐者各升座訖

其公服者脫履於階下及降納皆如常

執讀讀所講經執經

釋義訖遂行如意侍講者執如意就論議坐以次論難侍中跪奏禮畢羣官皆起通事舍人各降堂下位若有勅賜會則侍中前承制降詣堂下宣勅及太官下食案等並如常儀皇帝降座還大次侍衛如常儀羣官以下

會訖皆出執經以下改服常服

學生仍青衿服

鑾駕還宮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量時刻版奏外辦皇帝出次文武官陪從還宮如來儀初駕出國子祭酒帥監官學官學生等奉辭於路左如常式

皇帝養老於太學儀

陳設

前三日尚舍直長設大次於學堂之後隨地之宜設三

老五更次於學堂南門外之西羣老次於其後俱東向
設羣官次文官於門外之東重行西向武官於羣老之
西重行東向皆北上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座於堂上
東序西向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次席黼純設三老座
於西楹之東近北南向設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設國
老三人座於三老座西俱不屬焉皆莞筵紛純加藻席
畫純設衆國老座於堂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皆蒲筵
緇布純加莞席元帛純

若三品以上則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凡五品以上致仕者爲

國設庶老座於國老之後皆蒲筵繒布純六品以下致仕者爲庶老

太樂令展宮懸於學堂之庭設登歌於堂上及舉麾位等皆準元會之儀典儀設文官五品以上位於懸東六品以下在其南俱重行西向北上武官五品以上位於懸西六品以下在其南當文官俱重行東向北上蕃客分方位於文武官六品之南若有諸州使人分位於文武官九品之後學生分位於文武官之後奉禮設門外如設次之式尚舍奉御設罇於東楹之西北向左元酒有坫以置爵

養老

仲秋之月擇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
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爲三
老次一人爲五更尚食先具牢饌鑾駕將至通事舍人
引先置之官皆就門外位學生俱青衿服入就位鑾駕
至太學門廻輅南向侍中跪奏請降俛伏興皇帝降輅
乘輿入大次繖扇侍衛如常通事舍人引文官五品以
上從駕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就位如

正會之禮通事舍人引羣官客使入就位鑾駕出宮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進賢冠具服乘安車前後導從如常禮其國老庶老則有司先戒之鑾駕既至太學三老五更及羣老等俱赴集其次羣老各服其服太常少卿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奉禮贊羣老出次引立於三老五更之後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立於學堂北戶之內當戶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戶侍衛如常侍

員寶陪從如式

殿中監進大珪皇帝執大珪博士引太常卿太

常卿引皇帝

每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

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太和

之樂作皇帝降迎三老於門內之東西面立侍臣從立

皇帝之後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皇帝立定樂止三

老五更皆杖各二人夾扶左右太常少卿引道惇史執

筆以從三老入門舒和之樂作三老五更立於門西東

面北上奉禮引羣老入立於其後初三老立定樂止太

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攝

齊以答再拜畢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從仍杖夾扶
如初至階皇帝揖升俱就座後揖立樂止侍衛之官量
人從升皇帝西面再拜三老三老南面答再拜皇帝西
向再拜五更答再拜休和之樂作三老五更俱坐三公
授几九卿正屨訖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
皇帝省之遂設於三老前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三老
座前執醬而饋訖太常卿引皇帝詣酒罇所取爵侍中
贊酌酒訖太常卿引皇帝進執爵而酌尚食奉御以次

進珍羞酒食於五更前國老庶老等皆坐又設酒食於國老庶老前國老庶老等皆食皇帝即座太樂令引工升奏韶和之樂三終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格言宣於上惠音被於下皇帝乃虛躬請授惇史執筆錄善言善行終二舞作於懸中訖禮畢三老以下降筵太常少卿及奉禮引導皆如初太常卿引皇帝從以降階太和之樂作皇帝逡巡立於階前樂止三老五更出舒和之樂作太常卿引皇帝升立於階上三老五更出門

樂止侍中前奏禮畢退復位太常卿引皇帝降還大次
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而還通事舍人引羣官及學生
等以次出明日三老詣闕表謝

鑾駕還宮

如常儀

文獻通考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卷四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學校考七

郡國鄉黨之學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術當爲遂古者

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黨屬於鄉遂遠郊

外比年入學

每年來入也

中年考校

中猶間也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

大比乃考焉

一年視離經辨志二年視敬業樂羣五年

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

達強立而不返謂之大成

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向也知類知事義

之比強立臨事不惑也

禮書曰說文閭里門也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

尚書大傳曰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

班固食貨志曰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

塾

詳見下文

蓋古者合二十五家而爲之門塾坐上老

庶老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於此所以教之耕也書云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先路象路也次路木路也象路貴於木路而象路在左塾次路在右塾則左塾者西塾也里胥尊於鄰長而里胥在右塾鄰長在左塾則右塾者西塾也何則自內視外則左東而右西自外視內則左西而右東也曲禮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此左西而右東也又曰公事自闕東私事自闕

西此左東而右西也然則書言左塾史言右塾皆西塾也自内外言之異耳漢之時閭里亦有門史稱石慶入里門是也孟子曰庠者養也序者射也鄉飲酒尊兩壺於房戶之間鄉射尊於賓席之東蓋鄉飲在庠而庠有房室故尊於房戶之間鄉射在序而序無房室故尊於賓席之東而已鄉射禮

豫

鄭氏曰今文豫爲序

則鈎楹內堂則由檻外

堂序也

序則物

當棟堂則物當楣是於其有室則所揖所履之位

淺而前於其無室則所揖所履之位深而後爾雅
曰東西牆謂之序序之名蓋本於此

州長正月之吉各率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
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
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

序
黨之
學

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
秋祭禘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

於序以正齒位

尚書大傳大夫七十而致仕教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

爲少師

所謂里庶尹也

耆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

祈樂當爲新穀

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年十

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

餘子猶衆子古者適子恒代父而仕

距冬

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

立春學止

上老平明坐於右塾

庶老坐於左塾

上老父師庶老少師

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

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

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

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

太學在郊

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天

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

長樂陳氏曰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

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

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

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然後於

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

魯頌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棧棧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
公子邁 八章章八句

江陵項氏枝江縣新學記曰古之爲泮宮者其條
理不見於經而有詩在焉予嘗反覆而推之其首
三章則言其君相之相與樂此而已自四章以下

始盡得其學法自敬其德而至於明其德明其德而至於廣其心廣其心而至於固其道終焉此則學之本也自威儀孝弟之自修而達於師旅獄訟之講習自師旅獄訟之講習而極於車馬器械之精能此則學之事也自烈祖之鑒其誠而至於多士之化其德自多士之化其德而至於遠夷之服其道此則學之功也

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

學也類宮周學也

言魯得立四代之學註見大學考

班固漢書食貨志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
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
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鄉也於
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
令民畢出在塾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
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

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

里胥如今里吏門側之堂曰塾

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

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

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

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

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

怨刺之詩也

是月

餘子亦在於序室

餘子庶子也未任役者

八歲入小學學六甲

五方書計之事

藝林曰五方異書如今祕書學外國書也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

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
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
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
學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
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
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
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
大略也

漢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

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

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

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

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此而供

太守者

數歲郡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

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

學官學之官舍

也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

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舉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

便坐

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也

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校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師古曰文翁學堂在今益州城內

按武帝時始爲博士學官置弟子員前此所謂博士者雖有弟子要皆京師自授其徒其徒自願受業朝廷未嘗有舉用之法郡國亦無薦送之例而

蜀地僻陋非齊魯諸儒風聲教化之所被故文翁遣其民就學必以物遺博士而使教之及武帝既興學校則令郡國縣官謹察可者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則郡縣皆有以應詔而博士弟子始爲國家選舉之公法也

元帝時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

平帝元始三年立學官郡國曰學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何武爲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

西漢以郡文學入官

梅福 雋不疑 韓延壽 王章 蓋寬饒 諸葛

豐 鄭崇 張禹

世祖建武六年李忠爲丹陽太守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

明帝永平十年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
自御塤簎和之以娛嘉賓

宋均調辰陽長爲立學校

寇恂爲汝南太守修學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
者親受舉焉

衛颯爲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儀

任延爲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習業
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

雅之士

秦彭爲泰山太守崇好儒雅修明庠序每春秋饗祀輒修升降揖遜之儀

鮑德爲南陽太守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黌舍備俎豆黻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

班固東都賦曰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

魯丕爲趙相趙王商嘗欲避疾便時稍住學官

學官
學舍

也

丕止不聽曰學官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丕言

魏明帝時延壽亭侯高柔上疏曰漢末陵遲禮樂崩壞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州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

晉虞溥太康時爲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

屬縣具為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諭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暮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間所不聞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

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有餘力則以學
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
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又曰
剡而舍之朽木不知剡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
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
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
高堂顯敞乎

右係鄱陽郡學事跡之見於前史者溥之言有味

可書郡志殊欠登載

穆帝永和中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起立講舍亮家子弟及參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學經綸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彥必有其宜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束脩復學校若非束脩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為生明為條制令法清而人貴

梁武帝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允分

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

後魏獻文帝天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
學生六十人後令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百
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
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
人學生四十人郡縣學始乎此矣

北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被差逼
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

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
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
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
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擢

隋仁壽元年詔廢州縣學

詳見太學門

唐制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
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
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州

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馬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

其成者送之尚書省

詳見太學門

武德七年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有司試冊加階

元宗開元二十一年勅諸州縣學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九品子若庶人並年二十一已下通一經以上未及通經精神聰悟有文詞史學者每年銓量舉送所司簡試聽入四門學充俊士即諸州人省試不第情願入學

者聽國子監所管學生尚書省補州縣學生州縣長官

補

州縣學生取郭下人充

諸州縣學生習正業之外仍兼習吉凶

禮公私有禮事處令示儀式餘皆不得輒使諸百姓任立私學其欲寄州縣受業者亦聽

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勅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以弘長儒教誘進學徒化人成俗率由於是其天下州縣每鄉之內里別各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

貞元三年正月右補闕宇文炫上言請京畿諸縣鄉村

廢寺並爲縣學並上制書事二十餘件疏奏不報
後唐天成三年宰臣兼判國子祭酒崔協奏請頒下諸
道州府各置官學如有鄉黨備諳文行可舉者錄其事
實申監司方與解送但一身就業不得影庇門戶

宋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
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
傳送之

先時南唐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李道爲洞主掌

其教授

又賜石鼓書院勅額

書院唐元和間衡州李寬所建國初賜額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即楚邱戚同文舊居造舍百五十間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仍令本府幕職官提舉以誠爲府助教

八年賜潭州嶽麓書院額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

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李允則來爲州請於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八年詔見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賜書院名增賜中秘書

右宋興之初天下四書院建置之本末如此此外則又有西京嵩陽書院賜額於至道二年江寧府茅山書院賜田於天聖二年嵩陽茅山後來無聞獨四書院之名著是時未有州縣之學先有鄉黨之學蓋州縣之學有司奉詔旨所建也故或作或

輟不免具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
建也故前規後隨皆務興起後來所至書院尤多
而其田土之錫教養之規往往過於州縣學蓋皆
欲倣四書院云

仁宗即位之初賜兗州學田已而又命藩輔皆得立學
其後諸旁郡多願立學者詔悉可之稍增賜之田如兗
州由是學校之設遍天下

皇祐四年詔自今須藩
鎮乃得立學他州勿聽

慶歷四年參知政事范仲淹等建議精貢舉請興學校

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為教授不足則取於鄉里宿學之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者百日而止

見舉士門

安定先生胡瑗自慶歷中教學於蘓湖間二十餘年束脩弟子前後以數千計是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

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歐陽公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詵詵子弟皆賢才王荊公詩曰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收拾桷與椽慶歷四年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至今著爲令

五年詔曰頃者嘗詔方夏增置學官而吏貪崇儒之虛名務增室屋使四方游士競起而趨之輕去鄉閭浸不

可止今後有學州縣毋得輒容非本土人居止聽習若吏以繕修爲名而斂會民財者按舉之

神宗熙寧四年詔置京東西河東北陝西五路學以陸佃等爲諸州學官仍令中書采訪逐路有經術行誼者各三五人雖未仕亦給簿尉俸使權教授他路州軍命近日選薦京朝官有學行可爲人師者堂除逐路官令兼所任州教授州給田十頃爲學糧仍置小學教授八年秋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

者選差

元豐元年詔諸路州府學官共五十三員

京東路究徐曹鄆青密州應天府各一員京西路西
京國子監許陳襄鄧州各一員河北路北京國子監
定相滄衛棣瀛州真定府各一員陝府西路陝華耀
邠秦熙州永興軍鳳翔河中府各一員河東路潞晉
代州太原府各一員淮南路揚州亳州各一員兩浙
路杭越蘓三州各一員江南東路饒州江寧府各一

員江南西路洪州吉州各一員荆湖南路潭州一員
荆湖北路江陵府一員福建路建州一員成都府路
眉州成都府各一員梓州路梓州普州各一員利州
路利州一員夔州路夔州一員廣南東路廣州一員
廣南西路桂州一員

按是時大興學校而天下之有教授者只五十三
員蓋重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濫設故也觀其所用
者既是有出身人然又必試中而後授則與入館

閣翰苑者同科其遴選至矣哲宗元祐初齊廬宿
常虔頴同懷澶河陽等州始相繼置教授三舍法
行而員額愈多至大觀時吉州建州皆以養士數
多置教授三員宣和時罷州縣學三舍法始令諸
州教授若係未行三舍以前置者依舊餘並減罷
如贍學田產房廊等係行三舍後添給者亦復拘
收云

哲宗元祐元年詔近臣擇經明行修堪內外學官者人

舉二員遂罷試補法

二年中丞胡宗愈言學者初登科遂顓師席非是詔內
外學官經任年至三十方得在選

三年又詔官學教授闕選諸嘗被舉可爲學官及中十
科中可爲師表或可備講讀者仍官已升朝年及四十
乃得爲之

四年以舉薦頗衆詔須命舉乃得奏上

紹聖元年三省立格侍從臺諫國子長貳歲舉堪任諸

州學官一員須嘗中進士或制科年及三十者若制科及進士第在上五人禮部奏名在上三人府監廣文館第一人或從太學上舍得第即皆不試而用餘並召附吏部春秋試凡試兩經大義各一道以通經善作文爲合格已經舉試中書籍其姓名俟有闕則選授焉於是內外見學官非制科進士出身及由上舍生入官者並罷時學官已立試法潭廣以下十一州教授本付吏部擬注者令三省選差

監察御史黃慶基奏先朝以經術設爲三舍以考察其行藝始自太學著爲定令而未及頒於四方請州學皆立學期以一年考察無玷乃許應舉方之前日結保投牒以較一日之長者有間矣

元符二年初令諸州推行三舍法應嘗置教授州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入之京師其上舍即附太學補外舍試中補內舍生通三試不升舍者遣還其州其內舍免試至則補爲外舍生諸路

選監司一員提舉學校守貳董幹其事遇試補上舍生
選有出身官一人同教授考選仍彌封謄錄

徽宗崇寧元年宰相蔡京建議天下皆置學郡少或應
書人少即合二三州共置一學學悉置教授二員縣亦
置學州縣皆置小學推三舍法徧行天下自縣選考升
諸州為州學生每三年貢入太學為太學生至則附上
舍試別立號考取分三等試入上等補上舍生入中等
補下等上舍生入下等補內舍餘為外舍諸州軍解額

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開封府量留五十五額解土人之不入學者餘盡均給諸州以爲貢額任外官者子弟親戚許入學若於法應避所任親者聽隨便學於他州即不得升補與貢在學及一年給牒至太學用國子生額解試若所貢士至太學試中上等或預升舍人多其本貫監司太守推賞有差州給常平或係省田宅充養士費縣得用地利所出及非係省錢州學職掌學諭學長許差特奏名人某母得以非經史子書教授詔令講

議司立法頒降

二年先是諸州縣學補弟子無定員有司病費廣難贍
詔諸州用前一舉試者爲則嘗踰二百人許置百員數
減乎此則以三分之二爲額上舍內舍立額亦如之縣
學則裁其見籍率三而汰一提學司通一路才計均給
學費仍行部摘試文檢括當否生員嘗試公私試雖不
中亦復其身勿事臣僚言神宗尚經術將以明道德一
風俗元祐姦朋暨其殘黨之在元符者立異說壞之今

餘習未殄乞立法禁天下刊寫庶其可息詔付國子監
其有上書及三舍生言涉誣訕并異論者悉遣歸其鄉
自訟齋拘之

三年令州縣學用三舍法陞太學罷科舉

見舉士門

舊法隸學三年經兩試不預升貢即除其籍法涉太
嚴自今三年內三經公試不與選兩經補內舍貢上
舍不及格且曾犯三等以上罰若外舍即除籍歸縣
內舍降舍已降而私試不入等若曾犯罰亦除籍再

赴歲升試每上舍生升舍已其秋即貢入辟廱長吏
集闔郡官提舉司官即本所燕設以禮津遣限歲終
悉集闕下自川廣福建入貢者給借職券過二千里
給大將券續其路食皆以學錢給之選士入貢其自
今年始如有孝弟嫻睦任恤忠和若行能尤異爲鄉
里所推縣上之州免試入學教授知通詢審無謬即
保任入貢仍具實以聞不實者坐罪有差

八行者孝弟嫻睦任恤忠和凡有八行實狀鄉上之

縣縣延入學審考無偽即以上州州第其等孝弟忠和爲上睦婣爲中任恤爲下苟備八行不俟終歲即奏貢入太學免試補爲上舍司成以下審考不誣即釋褐命之官仍優加升擢不能全備者爲州學上等上舍餘有差八刑則反八行而麗於罪名以其罪名之縣上其名於州州籍於學毋得補弟子員

詔崇寧五年貢士至辟廡不如令者凡三十有八人皆遣歸而提學官皆罰金建州浦城縣丞徐秉哲以

其縣學生隸籍者至千餘人爲一路最特遷一官

詔縣學生三歲不赴升試者除其籍諸路賓興會試
辟廡獨常州中選者多知州教授特遷一官

詔諸州學生員及五百人以上許置教授二員不及
八十人罷置教授官以在州有科名官兼莅學事

吳氏能改齋謾錄曰政和四年臣僚上言欲望應
見任教授不得爲人撰書啟簡牘樂語之類庶幾
日力有餘辦舉職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奉

聖旨依嘗聞陳瑩中初任潁昌教授官時韓持國
爲守開宴用樂語左右以舊例必教授為之公因
命陳陳曰朝廷師儒之官不當撰俳優之文持國
遂薦諸朝不以爲忤

四年鮑耀卿言今州縣學考試未校文字精弱先問時
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工不敢取時忌如曰休兵以
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
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忌今悉絀之宜禁止詔可

三年臣僚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爲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爲君以爲哉與災同制治于未亂安不忘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則以爲危亂凶悔皆當避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

熙寧之立學校養生徒上自天庠下至郡縣其大意不過欲使之誦習新經附和新法耳紹聖崇觀而後羣儉用事醜正益甚遂立元祐學術之禁又令郡縣置自訟齋以拘誹謗時政之人士子志

於進取故過有拘忌蓋言休兵節用則恐類元祐之學言災凶危亂則恐涉誹謗之語所謂轉喉觸諱者也則惟有迎逢諂佞而已

七年給事中毛友言比守郡見訴役者言富家子弟初不知書第捐數百緡錢求人試補入學遂免身役比其歲升不中更數年而始除籍則其倖免已多矣請初試補入縣學人並簾試以別僞冒從之

宣和三年罷天下州縣學三舍法惟太學用之

臣僚言元豐六年學官召試六十人而所取纔四人皆一時知名之士故學者厭服近觀大觀政和所試率三人取一既非遴選故投牒自請試者逾多其選益輕欲自今試者十人始取一人以重其選從之

又詔比取諸州教授並令三省選差合天下三百餘州州嘗有兩教授者則爲員闕且五百矣大臣五七人豈能盡察才否不過破格律應親故請求而已比又嘗命八行之教授諸州者止許大藩員外置之不以莅職夫

八行老成有行實又經廷試登科顧不得實與諸生講學前詔皆未詳審其罷勿行

高宗建炎初復教官試紹興中議者謂欲爲人師而自納所業於有司以幸中度乃詔罷其試而教授自朝廷選差已而復之凡有出身許應先具經義詩試各三首赴禮部乃下省闈分兩場試之而取其文理優長者不限其數初任爲諸州教官繇是爲兩學之選十五年國子監丞文浩言師儒之官與諸生難疑答問於羣經宜

無所不通請自今並於六經中臨期取二經各出兩題
無拘義式以貫穿該贍為合格詔行焉其後四川制置
司遇類省試年亦放禮部附試自嘉泰元年始

紹興三年詔建炎二年內復置教授處共四十三州至
建炎二年並罷任滿更不差人今將二年復置教授窠
闕並行存留

又詔淮西路州縣教授並行減罷令逐州有出身官兼
十八年江西轉運賈直清奏請立縣學於縣官內選有

出身人兼領教導尋下國子監參酌措置欲比附舊法
縣學委知通於令佐內選有出身官一員兼領教導職
事及諸州軍如未差教授處即令本路提舉司於本州
有出身官選差一員兼領若州縣官俱無出身只令本
學長諭專主教導却令知州縣令覺察點檢從之

二十一年大理寺主簿丁仲京奏瞻學田土多爲勢家
侵佃望令提舉學士官覺察上謂大臣曰既不度僧常
住多有絕產其併撥以贍學既而戶部請令提舉司置

籍拘管其無敕額庵院一體行

朱子崇安縣學田記曰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之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

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
謂三千人者聚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
需至于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
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爲士者尤厄於
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
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
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不得已也

文獻通考卷四十六